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九

返覽

或曰鄙人面牆拘繫儒教獨知有五經三史百氏之言及浮華之詩賦無益之短文盡思守此既有年矣既生值多難之運亂靡有定干戈戚揚藝文不貴徒消工夫苦意極思攻微索隱竟不能祿在其中免此龍賦又有損於精思無益於年命二毛告暮素志衰頹正欲反迷以尋生道倉卒罔極無所趨向若涉大川不知做濟先生既窮觀墳典又兼綜奇秘不審道書凡有幾卷願告篇目抱朴子曰余亦與子同斯疾者也昔者幸遇明師鄭君但恨子弟不慧不足以鑽至堅極彌高耳于時雖充門人之灑掃既才識短淺又年尚少壯意思不專俗情未盡不能大有所得以為巨恨耳鄭君時年出八十先髮鬢斑白數年間又黑顏色豐悅能引強弩射百步步行日數百里飲酒二斗不醉每上山體力輕便登危越險年少追之多所不及飲食與凡人不異不見其絕穀余問先隨之弟子黃章言鄭

守十

六

君嘗從豫章遠於掘溝浦中連值大風又聞前多劫賊同侶攀留鄭君以須後伴人人皆以糧少鄭君推米以郵諸人已不復食五十日亦不飢又不見其所施為不知以何事也火下細書過少年人性解音律善鼓琴閑坐侍坐數人口答諮問言不輟響而耳並料聽左右操絃者教遣長短無毫釐差過也余晚充鄭君門人請見方書告余曰要道不過尺素上足以度世不用多也然博涉之後遠勝於不見矣既悟人意又可得淺近之術以防初學未成者諸患也乃先以道家訓教戒書不要者近百卷稍稍示余余亦多所先見先見者頗以其中疑事諮問之鄭君言君有甄事之才可教也然君所知者雖多未精又意在於外學不能專一末中以經深涉遠耳今自當以佳書相示也又許漸得短書繚素所寓者積年之中合集所見當出二百許卷終不可得也他弟子皆親僕使之役採薪耕田唯余庭廡不堪他勞然無以自効常親掃除拂拭牀几磨墨執燭及與鄭君繕寫故書而

守十

七

已見待余同於先進者語余曰雜道書卷卷有佳事但當校其精粗而擇所施行不事盡誦誦以妨日月而勞意思耳若金丹一成則此輩一切不用也亦或當有所教授宜得本末先從淺始以勸進學者無所希准階由也鄭君亦不肯先令人寫其書皆當訣其意雖欠借之然莫有敢盜寫一字者也鄭君本大儒士也晚而好道由以禮記尚書教授不絕其體望高亮風格方整接見之者皆肅然每有諮問常待其溫顏不致輕銳也書在余處者久或一月足以大有所為以不敢竊寫者政以鄭君聰慧避近知之失其意則更以小喪大也然於求受之初復所不敢為斟酌時有所諳耳是以徒知飲河而不得滿腹然弟子五十餘人唯余見受金丹之經及三百手內文枕中五行記其餘人乃有不得一觀此書之首題者矣他書雖不具得皆疏其名今將為子說之後生好書者可以廣索也道經有三皇內天文三卷元文中下三卷混成經二卷玄錄二卷九生經二十四生經九仙

經靈十仙經二化經九變經老君王曆真經
 墨子枕中五行記五卷溫寶經息氏經自然
 經陰陽經養生書一百五卷太平經五十卷
 九敬一作經甲乙經一百七十卷青龍經中
 黃經太清經通明經按摩經道引經十卷元
 陽子經玄女經素女經彭祖經陳敘經子都
 經張虛經天門子經容成經入山經內寶經
 四規經明鏡經日月臨鏡經五言經柱中經
 靈寶皇子心經龍躡經正機經平衝經飛龍
 振經鹿盧躡經蹈形記守形圖坐亡圖觀卦
 引圖合身圖觀天圖木芝圖茵芝圖內芝圖
 石芝圖大魄雜芝圖五嶽經五卷隱守記東
 井圖虛元經牽牛中經玉彌記服成記六安
 記鶴鳴記平都記定心記龜文經山陽記玉
 策記八史圖入室經左右契玉曆經昇天儀
 九奇經更生經四杵經十卷食日月精經食
 六氣經丹一經胎息經行氣治病經勝中經
 十卷百守攝提經丹壺一作經岷山經魏伯
 陽內經日月厨食經步三皇六紀經入軍經
 六陰玉女經四君要用經金鴈經三十六水

經白虎七變經道家地行仙經黃白要經八
 公黃白經天師神錄一作經枕中黃白經五
 卷白子一作變化經移災經壓禍經中黃經
 文人經消子天地人經崔文子肘後一作經
 神光一作占方來經水仙經尸解經中道經
 李君包天經包元經黃庭經淵體經太素經
 華蓋經行厨經微言三卷內視經文始先生
 經歷藏延年經南閩記協龍子記一作七卷
 九宮五卷三五中經宣常經節解經鄒陽子
 經玄洞經十卷玄示經十卷箕山經十卷鹿
 臺經小僮經河洛內記七卷舉形道一作成
 經五卷道機經五卷見鬼記無極經宮氏經
 真人玉胎經道根經候命圖反胎胞經枕中
 清記幼化經詢化經今華山經鳳網經召命
 經保神記鬼谷經凌霄子安神記去丘子黃
 山公記玉子五行要真經小師經鴻寶經鄒
 生延命經安魂記皇道經九陰經雜集書錄
 銀玉玉匱記金板經黃老仙錄原都經玄元
 經日精經潭成經三尸集呼身神治百病經
 收山鬼老爐治邪精經三卷入五毒中記休

糧經三卷採神藥治作秘法三卷登名山渡
 江海劫地神法三卷趙太白囊中要五卷入
 溫氣疫病太禁七卷收治百鬼召五岳丞太
 山王者記三卷與利官宅官舍法五卷斷虎
 狼禁山林記召百里蟲蛇記萬畢高丘先生
 法三卷王喬養性治身經三卷服食禁忌經
 立功益算經道士奪算律三卷移門子記鬼
 兵法立亡術練形記五卷却公道要角里先
 生長生集少君道意半卷樊英石壁文三卷
 思靈經三卷龍首經荆山記孔安仙洲赤符
 子大覽七卷董君地仙却老要記李先先生口
 訣肘後二卷凡有不言卷數者皆一卷也其
 次有諸符則有自來符金光符太玄符三卷
 通天符五精符石室符玉策符枕中符小童
 符九靈符六君符玄都符黃帝符少千三十
 六將軍符延命神符天水符四十九真符
 天水符青龍符白虎符朱雀符玄武符朱胎
 符七機符九天發兵符九天符老經符七符
 大捍厄符玄子符武華經燕君龍虎三靈碑
 兵符包元符沈養符禹躡符消災符八卦符

監乾符雷符萬畢符八威五勝符感喜符
巨勝符採女自玄精符玉曆符止臺符陰陽
大鎮符枕中符治百病符十卷厭怪符十卷
壹公符二十卷九臺符九卷六甲通靈符十
卷六陰行厨龍胎石室三金五木防終符合
五百卷軍大君治符玉符符十卷此皆大符
也其餘小小不可具記抱朴子曰鄭君言符
出於老君皆天文也老君能通於神明符皆
神明所授今人用之少驗者由於出來歷久
傳寫之多誤故也又信心不篤死用之亦不
行又譬之於書字則符誤者不但無益將能
有害也書字人知之猶尚寫之多誤故諺曰
書三寫魚成魯虛成虎此之謂也七與士但
以錐勾長短之間為異耳然今符上字不可
讀誤不可覺故莫知其不定也世間又有受
體使術用符獨効者亦如人有使麝香便能
芳者自然不可得傳也雖爾必得不誤之符
正心用之但當不及其體使之者速効耳皆
自有益也凡為道求長生志在華中耳符
劍可以却鬼辟邪而已諸大符乃云行用之

可以得仙者亦不可專據也昔吳世有介象
者能讀符文知誤之與否有人試取治百病
雜符及諸厭効符去其籤題以示象皆一一
據名之其有誤者便為人定之自是以來莫
有能知者也或問仙藥之大者莫先於金丹
既聞命矣敢問符書之屬不審散神乎抱朴
子曰余聞鄭君言遺書之重者莫過於三皇
文五嶽真形圖也古人仙官至人專秘此道
非有仙名者不可授也受之四十年一傳傳
之歎血而盟委質為約諸名山五嶽皆有此
書祖藏之於石室幽隱之地應得道者入山
精誠思之則山神自開山令人見之如帛仲
理者於山中得之自立壇委綉常畫一本而
去也有此書常置清潔之處每有所為必先
白之如奉君父其經曰家有三皇文辟邪惡
鬼溫疫氣橫殃飛禍若有困病垂死其信道
心至者以此書與持之必不死也其乳婦難
艱絕氣者持之兒即生矣道士欲求長生持
此書入山辟虎狼山精五毒百邪皆不敢近
人可以涉江海却蛟龍立風波得其法可以

變化起功不問地擇日家無殃咎若欲立新
宅及塚墓即寫地皇文數十通以布著地明
日視之有黃色所著者便於其上起工家必
富昌又因他人葬時寫人皇文并書己姓名
著紙裏竊內人家中勿令人知之令人無飛
網盜賊也有謀議已者必反自中傷又此文
先潔齋百日乃可以召天神司命及太歲日
遊五嶽四瀆社廟之神皆見形如人可問以
吉凶安危及病者之禍祟所由也又有十八
字以著衣中遠涉江海終無風波之慮也又
家有五嶽真形圖能辟兵凶逆人欲害之者
皆還反受其殃道士時有得之者若不能行
仁義慈心而不精不正即禍至滅家不可輕
也其變化之術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記本有
五卷昔劉君安未仙去時鈔取其要以為一
卷其法用藥用符乃能令人飛行上下隱淪
無方含笑即為婦人蹙面即為老翁踞地即
為小兒執杖即成林木種物即生瓜果可食
畫地為河撮壤成山坐致行厨興雲起火無
所不作也其次有玉女隱微一卷亦化形為

飛禽走獸及金木玉石與雲致雨方百里雷亦如之渡大水不用舟梁分形為千人因風高飛出入無間能吐氣七色坐見八極及地下之物放光萬丈冥室自明亦大術也然當步諸星數十曲折難識少能語之其淮南鴻寶萬畢皆無及此書者也又有白虎七變法取三月三日所殺白虎頭皮生馳血虎血紫綬履組流萍以三月三日合種之初生草似胡麻有實即取此實種之一生輒一異凡七種之則用其實合之亦可以移形易貌飛沉在意與墨子及玉女隱微略同過此不足論也還覽者欲令好道者知異書之名目也鄭君不徒明五經知仙道而已兼綜九宮三奇推步天文河洛識記莫不精研太安元年知李世之胤江南將鼎沸乃負笈持仙藥之撲將入室弟子東拔霍山莫知所在焉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九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十 附別 守土

祛惑

抱朴子曰凡探明珠不於合浦之淵不得驪龍之夜光也採美玉不於荆山之岫不得連城之尺璧也承師問道不得其人委去則遲遲莫於有獲守之則終已竟無所成虛費事妨功後雖痛悔亦不及已世間淺近之事猶不可坐知況神仙之事乎雖聖明莫由自曉非可以歷思得也非可以觸類求也誠須所師必深必博猶涉滄海而撻水造長洲而伐木獨以力劣為患豈以物少為憂哉夫虎豹之所餘乃狸鼠之所爭也陶朱之所棄乃原顏之所無也所從學者不得遠識淵潭之門而值孤陋寡聞之者彼所知素狹源短流促倒裝與人則靳靳不息分損以授則淺薄無奇能其所實宿已不精若復料其粗者以教人亦安能有所成乎譬如假穀於夷齊之門告寒於黔婁之家所得者不過糠粟縕褐必無大宰之饜錦衣狐裘矣或有守事庸師終不覺悟或有幸值知者不能勤求此失之

於不覺不可追者也知人之淺深實復未易古人之難誠有以也白石似玉奸佞似賢者愈自隱蔽有而如無奸人愈自術沽虛而類實非至明者何以分之彼之守求庸師而不去者非知其無知而故不止也誠以為足事故也見達者而不能奉之者非知其實深而不能請之也誠以為無異也夫能知要道者無欲於物也不徇世譽也亦何肯自標顯於流俗哉而淺薄之徒率多誇誕自稱說以厲色若聲飾其虛妄足以眩惑晚學而敢為大言乃云已登名山見仙人倉卒聞之不能清澄檢校之者鮮覺其偽也余昔數見雜散道士輩走貴人之門專令從者作為空名云其已四五百歲矣人適問之年紀佯不聞也含笑俯仰云八九十須臾自言我曾在華陰山斷穀五十年復於嵩山少室四十年復在泰山六十年復與某人在箕山五十年為同人適說所歷正爾欲令人計合之已數百歲人也於是彼好之家莫不煙起霧合輻輳其門矣又術士或有偶受體自然見鬼神頗能